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

詩曰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此語祇傷身後事，豈知現報在生前。

且說世間富貴人家，沒一個不廣蓄姬妾，自道是左擁燕姬，右擁趙女，嬌艷盈前，歌舞成隊，乃人生得意之事。豈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幾個女子，便已不得相當。況富貴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枕蓆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勾滿得他們的意，盡得他們的興，所以

總頂讓
富貴人宜
熟玩之

二刻驚奇

卷三十四

滿閨中不是怨氣便是醜聲。總有家法。極嚴的。戲壁銅牆。提鈴喝號。防得一個水洩不通。也只禁得他們的身。禁不得他們的心。咯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場把戲。那有情趣到你身上來。只把做一个厭物看承而已。似此有何好處。費了錢財。用了心機。單買得這些人的憎嫌。試看紅拂離了趙公之宅。紅綃逃了勳臣之家。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可見生前已如此了。何況一朝身死。樹倒猢猻散。殘花嫩蕊。盡多零落于他人之手。要那做得關盼盼的。千中沒有一人。這又是身後之事。管不得許多。不足慨嘆了。爭奈富貴之人。只

顧眼前以爲極樂，小子在旁看的正替你攬着愁布
袋哩。宋朝有个京師士人出游歸來，天色將晚，經過
一个人家後苑，牆缺處苦不甚高，看來像个跳得進
的。此時士人帶着酒興，一躍而過，只見裡面是一所
大花園子，好不空濶，四圍一望花木荒茂，路徑交雜，
想來煞有好看。一團高興，隨着石砌階路，轉灣抹角，
漸走漸深，悄不見一个人，只管踱的進去，看之不足，
天色有些黑下來了，思量走回，一時忘了來路，正在
追憶尋索，忽地望見紅紗燈籠，遠遠而來，想道必有
貴家人到，心下慌忙，一發尋不出原路來了，恐怕撞

又有早行
人

尚早
起時

見不便思量躲過看見道左有一小亭亭前太湖石
畔有疊成的一个石洞洞口有一片小簾遮着想道
躲在這裏頭去外面人不見權可遮掩過了豈不甚
妙忙將這片小簾揭將開來正要藏身進去猛可裏
一个人在洞裏鑽將出來那一驚可也不小士人看
那人時是一个美貌少年不知爲何先伏在這裏頭
忽見士人揭開來只道被他跟脚的也自老大喫驚
急忙奔竄不知去向了士人道慙愧且讓躲一躲
着於是吞聲忍氣蹲伏在內只道必無人見豈知事
不可料冤家路窄那盞紅燈籠偏生生地向那

亭子上來，士人洞中是暗處，覷出去，看那燈亮處，轆
叭，乃是十來个少年婦人，靚妝麗服，一个个妖冶舉
止，風騷動人。士人正看得動火，不匡那一夥人一窩
蜂的多搶到石洞口，衆手齊來揭簾，看見士人面貌，
生疎，俱各失驚道：「怎的不是那一个了？」面面厮覷，沒
做理會。一个年紀略老成些的，嬾人，奪將紗燈在手，
提過來，把士人仔細一照道：「就這個也好。」隨將纖手
拽着士人的手，一把挽將出來。士人不敢聲問，料道
沒甚麼歹處，軟軟隨他全走，引到洞房曲室，只見酒
肴並列，衆美爭先，六博爭雄，交杯換盞，以至接肩交

頸搥臉接唇，無所不至，幾杯酒下肚，一个个多興熱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推士人在床上了，齊攢入帳中，脫褲的脫褲，抱腰的抱腰，不知怎的一个輪法，排頭弄將過來，士人精洩就有替他品咂的，摸弄的，不辭他不再舉，幸喜得士人，是後生，還放得兩枝連珠箭，却也無休無歇，隨你鑽鑄的，也怎有那樣本，賁虧炒得不耐煩，直到五鼓，方才一个个逐漸散去，士人早已弄得骨軟筋麻，肢體無力，行走不動了，那一个老成些的頭人，將一个大担箱，放士人在內，叫了兩三个丫頭，搬上去了，到了牆外，把担箱傾了，士人

覆核不

出來急把門閉上了，自進去了。此時天色將明，士人恐怕有人看見，惹出是非來，沒奈何強打精神，一步一歩挨了回來，不敢與人說，知過了幾日，身體健旺，纔到舊所旁邊，打聽缺牆內是何處，聽得人說是蔡太師家的花園，士人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帶了一把汗，再不敢打從那裡走過了，看官你想當時這蔡京太師何等威勢，何等法令，有此一班兒姬妾，不知老頭子在那裡昏寐中，眼睛背後任憑他們這等胡弄，約下了一個驚去了，又換了一個，恣行淫樂，如同無人，太師那裡拘管得來，也只爲多蓄姬妾。

所以有只等醜事。同時稱高童、楊蔡四大奸臣。與蔡太師差不多權勢的楊戩太尉，也有這樣一件事。後來敗露，放出許多笑柄來。看官不厭聽，小子試道其詳。

滿前嬌麗恣淫荒，雨露誰曾得飽嘗。
自有陽臺成樂地，行雲何必定襄王。

話說宋時楊戩太尉恃權怙寵，靡所不爲，聲色之奉姬妾之多，一時自蔡太師而下罕有其比。一日太尉要到鄭州上塚，攜帶了家小同行。是上前的幾位夫人與各房隨使的養娘侍婢多跟的西去，餘外有年

這時了些的，與年幼未諳承奉的，又身子嬌怯，怕
歷風霜的，月信方行，轎馬不便的，剩下去，合着養
娘侍婢們，也還共有五六十人，留在宅中。太尉心性
猜忌，防閑緊嚴，中門以外直至大門，盡皆鎖閉，添上
磚筆封條，不通出入。惟有中門內前廊壁間挖一孔，
裝上轉輪盤，在外邊傳將食物進去。一個年老院奴
是年在外監守，晚間督人巡更，鳴鑼敲梆，通夕不
歇。外邊人不敢正眼覷視他。內宅中留下不去的，有
幾位客，遮出色，乃太尉寵幸有名的姬妾。一個叫得
留月夫人，一個叫得築玉夫人，一個叫得宜笑姐。一

个叫得餐花姨姨，同着一班兒侍女，闌在裡面，日長夜永，無事得做，無非是抹骨牌，鬪百草，戲鞦韆，蹴氣毬，消遣過日，然意味有限，那裡當得甚麼興趣。況日間將就扯拽過了，晚間寂寞，何以支吾？這個築玉夫人原是長安玉工之妻，資性聰明，儀容美艷，私下也通些門路，京師傳有盛名。楊太尉偶得瞥見，用勢奪來，十分寵愛，立爲第七位夫人，呼名築玉。可謂不忘前如玉琢成一般的人，也就暗帶着本來之意。他在女伴中伶俐異常，妖淫無義，太尉在家之時，尚兀自思量，背地裡溜將个把少年進來取樂。今見太尉不在，

鎮日空閒，清清鎖閉着，怎叫他不安想起來。太尉有一個館客，姓任，表字君用，原是個讀書不就的少年子弟，寫得一筆好字，也代做得些書啟簡札之類，模樣俊秀，年紀未上三十歲，擲角之時，多曾與太尉後庭取樂過來，極善恢諧幫襯，又加心性熨貼，所以太尉喜歡他，留在館中作陪客。太尉鄭州去，因是途中姬妾過多，輜馬上下之處，恐有不便，故留在家間，外舍不去。任生有個相好朋友，叫做方務德，是從幼同窗，平時但是府中得暇，便去尋他閒話飲酒。此時太尉不在家，任生一發身畔無事，日裡只去拉他各處

行走晚間或同宿娼家或獨歸書館不在話下且說
築玉夫人晚間寂守不過有个最知心的侍婢叫做
如霞喚來床上做一頭睡着與他說些淫欲之事消
遣悶懷說得高興取出行淫的假旦教他縛在腰間
權當男子行事如霞依言而做夫人也白哼哼噴噴
將腰往上亂聳亂顫如霞弄得興頭上問夫人道可
比得男子滋味麼夫人道只好畧取解饒成得甚麼
正經若是真男子滋味豈止於此如霞道真男子如
此直錢可惜府中到間着一个在外舍夫人道不是
任君用麼如霞道正是夫人道這是太尉相公最親

愛的客人，且是好个人物。我們在裡頭窺見他，常自火動的。如霞道：「這個人若設法得他進來，豈不妙哉？」夫人道：「果然此人閒着，只是牆垣高峻，豈能飛入？」如霞道：「只好說要自然進來不得。」夫人道：「待我心生一計，定要取他進來。」如霞道：「後花園牆下便是外舍書房，我們明日早起，到後花園相相地頭。」夫人怎生設下好計弄進來？大家受用一番。夫人笑道：「我未曾到手，你便思想分用了。」如霞道：「夫人不要獨喫自煎，我們也太家有興，好做幫手。」夫人笑道：「是，一夜無話，到得天明，梳洗已畢，夫人與如霞開了後花園門，去

摘花戴就便去相地頭行至軟轆架邊只見栽素高懸夫人看了笑一笑道此件便有用他處了又見脩樹梯子倚在太湖石畔夫人叫如霞道你看你看有此二物豈怕內外隔牆如霞道計將安出夫人道且到那對外廂的牆邊再看个明白方有道理如霞領着夫人到兩株梧桐樹邊指着道此外正是外舍書房任君用是个獨居在內了夫人仔細相了一相又想了一想道今晚端的只在此處取他進來一會不爲難也如霞道却怎麼夫人道我與你悄悄地托梯子拿將來倚在梧桐樹旁你走上梯子再在枝幹上踏

上去兩層，卽可以招呼得外廂聽見了。如霞道：這邊上去不難，要外廂聽見也不打緊，如何得他上來？夫人道：我將幾片木板，用鞦韆索縛住兩頭，隔一尺多，縛一片板，收將起來，只是一細撇將直來，便似梯子一般，如與外邊約得停當了，便從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把索頭扎緊在丫叉老幹，生了根，然後將板索多拋向牆外挂下去，分明是張軟梯，隨你再多幾個也次第上得來。何況一人乎？如霞道：妙哉妙哉！事不宜遲，且如法做起來試試看。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十來塊小木板，遞與夫人。夫人叫解將鞦韆索來，親

牆外行人
笑過其言

自繫縛得堅牢了，對如霞道：你且將梯兒倚好，走上梯去，望外邊一望，看可通得個消息出去。倘遇不見人，就把這法兒，先墜你下去，約他一約也好。如霞依言，將梯兒靠穩，身子小巧利便，一轂碌溜上枝頭，望外邊書舍一看，也是合當有事，恰恰任君用同方務德外邊游耍，過了夜，方纔轉來，正要進房，牆裡如霞笑指道：兀的不是任先生。任君用聽得牆頭上笑聲，擡頭一看，却見是個雙鬟女子，指着他說話，認得是宅中如霞。他本是少年的人，如何禁架得定，便問道：姐姐說小生甚麼？如霞是用心招風攪火的，答道：先

生這早在外邊回來，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麼？任君用道：小生獨處難捱，怪不得要往外邊走走。如霞道：你看我牆內，那個不是獨處的？你何不到裡面走走，便大家不獨了。任君用道：我不生得雙翅，飛不進來。如霞道：你果要進來，我有法兒，不消飛得。任君用何牆上唱一個肥倌道：多謝姐姐，速教妙方。如霞道：待稟過了夫人，晚上伺候消息，說罷了，溜下樹來。任君用聽得明白，不勝僥倖道：不知是那一位夫人？小生有此緣分，却如何能進得去？且到晚上看消息，則个一面只望着日頭下去，正是。

無端三足鳥

團圓光皎灼

安得后羿弓

射此一輪落

不說任君用巴天晚，且說築玉夫人在下邊，看見如霞和牆外講話，一句句多聽得的，不待如霞回覆，各自心照，笑嘻嘻的，且回房中。如霞道：「今晚管不寂寞了。」夫人道：「萬一後生家膽怯，不敢進來，這樁事也是有隙。」如霞道：「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飛了進來，聽得說有個妙法，他肥佬就唱不迭，豈有膽怯之理？」只准箇今宵取樂便了。築玉夫人暗暗歡喜。

牀上添鋪異錦，爐中滿爇名香，棹松細菓貯教。

美酒佳茗頻放○久作阱中猿馬今思野外鷲鸞

安排芳餌釣鹽郎百計圖他歡場詞寄西江月

是日將晚夫人喚如霞同到園中走到梯邊如霞仍
前從梯子溜在梧桐枝去對着牆外大聲咳嗽外面
任君用看見天黑下來正在那里探頭探腦伺候聲
響忽聞有人咳嗽仰面瞧處正是如霞在樹枝高頭
站着忙道好姐姐望穿我眼也快用妙法等我進來
如霞道你在此等着就來接你急下梯來對夫人道
那人等久哩夫人道快放他進來如霞即取早間紮
縛停當的索子撻在腋下望梯上便走到樹枝上牢

索兩頭如霞口中叫聲道着把木板繩索向牆外一
照那索子早已挂了下去任君用外邊凝望處見一
件物事拋將出來却是一條軟梯索子喜得打跌將
腳試蹠且是結得牢實料道可登蹠着木板雙手吊
索一步一步吊上牆來如霞看見急跑下來道來了
來了夫人覺得有些害羞走退一段路在太湖石畔
坐着等候任君用跳過了牆急從梯子跳下一見如
霞向前雙手抱住道姐姐恩人快活殺小生也如霞
叫一聲道好不識羞的不要饒臉且去前面見夫人
任君用道是那一位夫人如霞道是第七位築玉夫

人任君用道可正是京師極有名標致的麼如霞道
不是他還有那個任君用道小生怎敢就去見他如
霞道是他想着你用見識教你進來的你怕怎地任
君用道果然如此小生何以克當如霞道不要虛謙
遜造化着你罷了切莫忘了我引見的任君用道小
生以身相謝不敢有忘一頭說話已走到夫人面前
如霞拋聲道任先生已請到了任君用滿臉堆下笑
來深深拜揖道小生下界凡夫敢望與仙子相近今
蒙夫人垂盼不知是那世裡積下的福夫人道妾處
深閨常因太尉晏會窺見先生丰采渴慕已久今太

尉不在，閉中空間，特邀先生一敘，倘不棄嫌，妾之幸也。任君用道，夫人捧舉，敢不執鞭陞鈴，只是他日太尉知道，罪犯非同小可。夫人道：太尉昏昏的，那裡有許多背後眼。況如此進來，無人知覺，先生不必疑慮。且到房中去來。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一隻手挽着任君用同行。任君用到此，魂靈已飛在天外，那裡還顧甚麼利害。隨着夫人，輕手輕腳，竟到房中。此時天已昏黑，各房寂靜，如霞悄悄擺出酒肴，兩人對酌，四目相視，甜語溫存，三杯酒下肚，欲心如火，偎偎抱抱，

其天等語，兩人之樂，不可名狀。

榮門中不可不知此等心事

俱是情中事

本爲旅館孤栖客，今向蓬萊頂上遊。

偏是乍逢滋味別，分明織女會牽牛。

兩人雲雨盡歡，任君用道久聞夫人美名，今日得同枕席，天高地厚之恩，無時可報。夫人道：妾身頗慕風情，奈爲太尉拘禁，名雖朝歡暮樂，何曾有半點情趣。今日若非設法得先生進來，豈不辜負了好天良夜。自此當永圖偷聚，雖極樂而死，妾亦甘心矣。任君用道，夫人玉質冰肌，但得挨皮靠肉，福分難消，何況親承雨露之恩，實遂于飛之願。想然事敗，直得一死，下兩人笑談歡謔，不覺東方發白，如霞走到床前來，催

起身道快活了一夜也勾了，趁天色未明，不出去了，更待何時？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夫人不忍舍去，執手留連，叮嚀夜會而別，分付如霞送出後園中，元從來時方法，在索上挂將下去，到晚夕仍舊進來，真个是

朝隱而出

暮隱而入

果然行不繇徑

早已非公至室

如此往來數晚，連如霞也弄上了手，滾得熟，做一團。葉玉夫人心歡喜，未免與同伴中笑語之間，有些精神恍惚，說話沒頭沒腦的，露出些馬脚來，同伴裡面

初時不覺，後來看出意態，頗生疑心。到晚上有有心的，多方察聽，已見了些聲響。大家多是喫得醉兒的，已不得尋着些破綻。同在渾水裡攪攪，只是沒有找着來踪去跡。一日衆人偶然高興，說起打鞦韆，哄的走到架邊，不見了索子。大家尋將起來，築玉夫人與如霞兩個多做不得聲。元來先前兩番，任君用出去了，便把索子解下藏過，以防別人看見。以後多次，便有些托大了，曉得夜來要用，不耐煩去解他。任君用雖然出去了，索子還吊在樹枝上，挂向外邊，未及收拾，却被衆人尋見了。道：「兀的不是鞦韆索，如何」

縛在這裡樹上，拋向外邊去了。宜笑姐年紀最小，身子輕便，見有梯在那里，便溜在樹枝上去，吊了索頭，收將進來。衆人看見，一節一節縛着木板，共驚道：「奇怪，奇怪，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麼？」築玉夫人通紅了臉，半晌不敢開言。瑤月夫人道：「眼見得是甚麼人，在此通內了。」我們該傳與李院公查出，等候太尉來家，照知爲是。口裏一頭說，一頭把眼來瞧着築玉夫人。築玉夫人只低了頭。簪花姨姨十分瞧科了，笑道：「築玉夫人爲何不說一句？莫不心下有事，不如實對姐妹們說了，通同作個商量，倒是美事。如霞料是瞞不

到了對策王夫人道此事若不進家終須大家破壞便要獨做也做不成了大家和同此說明白了罷衆人拍手道如霞姐說得有理不要瞞着我們了樂王夫人纔把任主在此牆外做書房用計取他進來的事說了一遍瑤月夫人道好姐姐瞞了我們做這樣好事宜咲姐道而今不必說了既是通同知道我每合作取些快樂罷了瑤月夫人故意道做的自做不做的自不做怎如此說餐花姨姨道就是不做姐妹情分只是幫襯些爲妹宜笑姐道姨姨說得是大家哄笑而散元來瑤月夫人內中與樂王夫人兩下最

有情話

說得來曉得築玉有此私事，已自上心要分他的趣了。礙着衆人在面前，只得說假撇清的話。比及衆人散了，獨自走到築玉房中，問道：「姐姐今夜來否？」築玉道：「不瞞姐姐說，連口慣了的，爲甚麼不來？」瑤月笑道：「來時仍是姐姐獨樂麼？」築玉道：「姐姐纔說不做的，自不做。」瑤月道：「纔方是大槩說話，我便也要學做。」見的築玉道：「姐姐果有此意，小妹理當奉讓。」今夜喚他進來，送到姐姐房中，便了。瑤月道：「我與他又不要熟弄，答答的，怎好就叫他到我房中？」我只在姐姐處做個幫戶，便使得築玉笑道：「這件事用不着人幫。」瑤月

道、沒奈何、我初次害羞、只好頂着姐姐的名、嘗一嘗滋味、不要說破是我、等熱分了再處、築玉道、這等姐姐、須權躲躲過、待他到我床上、脫衣之後、吹息了燈、掉了包、就是、瑤月道、好姐姐、彼此幫襯些个、築玉道、這個自然、两个商量已定、到得晚來、仍叫如霞到後花園、把索兒收將出去、叫了任君用進來、築玉夫人打發他先睡好了、將燈吹滅、暗中拽出瑤月夫人來、推他到床上去、瑤月夫人先前两个說話時、已自春心蕩漾、適才閃在燈後、偷覷任君用進來、暗處看明處較清、見任君用俊俏風流態度、着實動了眼裡火

赴着築玉夫人來，拽他心裡巴不得就到手。況且黑暗之中，不消顧忌，也沒甚麼羞耻，一轂碌鑽進床去。床上任君用只道是築玉夫人，輕車熟路，也不等開口，翻過身就弄起來。瑤月夫人慾心已熾，猛力承受，弄到間深之處，任君用覺得肌膚奏理，與那做作態度略是有些異樣，又且不見則聲，未免有些疑惑。低低叫道：「親親的夫人爲甚麼今夜不開了口？」瑤月夫人不好答應。任君用越加盤問，瑤月轉閉口，息聲氣也不敢出，急得任君用連叫奇怪，按住身子不動。築玉在床沿邊站着，聽這一會，聽見這些光景，不覺失

笑輕輕揭帳，將任君用很打一下道：「天殺的便宜了！你只管絮叨甚麼？今夜換了個勝我十倍的瑤月夫人，你還不知哩！」任君用纔曉得果然不是，便道：「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兒？」小生不會叩見，輒敢放肆了。瑤月夫人方出聲道：「文謫甚麼？曉得便罷！」任君用聽了，各各無語，不繇不興動，越加鼓煽起來。瑤月夫人道：「你這人，知心姐姐，肯讓我這一會快活死也，陰精半淺，四肢懈散，黛玉夫人聽得，當不住興發也。」脫下衣服，跳上床來，任君用且喜旗鎗未倒，瑤月已自風流興過，連忙幫襯放下身來，推他到黛玉夫人那

邊去任君用換了對主另復交鋒起來正是

倚翠偎紅情最奇

巫山黯黯雨雲迷

風流一似偷香蝶

纔過東來又向西

不說三人一床高興且說宜笑姐餐花姨姨口裡見說其事明知夜間任君用必然進內要去約瑤月夫人同守着他大家取樂且自各去吃了夜飯然後走到瑤月夫人房中早已不見夫人心下疑猜急到巢玉夫人處探聽房外遇見如霞問道瑤月夫人在你處否如霞笑道老早在我這里今在我夫人牀上睡哩兩人道同睡了那人來時却有些不便如霞道有

甚不便。且是便得忒煞。三人做一頭了。西人道那人已進來了麼。如霞道：進來進來。此時進進出出，得不耐煩。宜笑姐道：日裡他見我說了合伴取樂，老大撒清。今反是他先來下手。簪花姨姨道：偏是說喬話的。最要緊。宜笑姐道：我兩個炒進去，也不好推拒得我。每簪花姨姨道：不要不要，而今他兩個弄一個，必定消乏。那里還有甚麼本事。輪到得我每，附着宜笑姐的耳朵說道：不如耐過了今夜，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弄到了房裡，不怕他不讓我每受用。宜笑姐道：說得有理。兩下各自歸房去了。一夜無詞。次日早放了。

任君用出去，如霞到夫人床前，說昨晚宜笑餐花，再人來尋瑤月夫人的說話。瑤月聽得，忙問道：「他們曉得我在這裏麼？」如霞道：「怎不曉得？」瑤月驚道：「怎麼好，須被他們耻笑。」築玉道：「何妨？」索性連這兩個丫頭也弄在裡頭了，省得彼此顧忌。那時小任也不必早去，夜來只消留在這裏，大家輪流一發，無些阻碍。有何不可？」瑤月道：「是到極了，只是今日難見他們。」築玉道：「姐姐今日只如常時，不必提起甚麼，等他們不問便罷。若問時，我便乘機見他在裏面做事便了。」瑤月放下心腸，因是夜來困倦，直睡到晌午起來，心裡暗暗

得意樂事只隄防。宜笑餐花。西人夢來，筓舌見了，帶些沒意思。豈知二人已自有了主意，並不說破一宗。兩個夫人各像沒些事故一般，怕然相安，也不提起。到了晚來，宜笑姐與餐花姨商量，竟往後花園中，迎候那人。兩人走到那裡，躲在僻處，瞧那樹邊，只見任君用已在牆頭上過來，從梯子下地，整一整巾幘，抖一抖衣裳，正舉步要望裏面走去，宜笑姐搶出來，喝道：「是何閒漢，越牆進來做甚麼？」餐花姨也走出來，一把扭住道：「有賊有賊！任君用喫了一驚，慌得顛抖抖道：『是是是裏頭兩位夫人約我進來的。』」姐姐休高聲。

宜笑姐道：「你可是任先生麼？」任君用道：「小生正是任君用，並無假冒。」餐花嬌道：「你偷奸了兩位夫人，罪名不小。你要官休私休？」任君用道：「是夫人們教我進來的，非干小生大膽，却是官休不得，情愿私休。」宜笑姐道：「官休時，拿你交付李院公等太尉回來，稟知處分。叫你了不得，既情愿私休，今晚不許你到兩位夫人處去，只隨我兩個悄悄到裡邊，憑我們處置。」任君用笑道：「這裡頭料沒有苦楚。」勾當只隨兩位姐姐去罷了。當下三人捏手捏脚，一直領到宜笑姐自己房中，連餐花嬌也留做了一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自不

必說這邊黛玉、瑤月兩位夫人，等到黃昏時候，不見任生到來，叫如霞拿燈去後花園中隔牆支會一聲。到得那裡，將燈照着樹邊，只見鞦韆索子挂向牆裡邊來了，元來任君用，但是進來了，便把索子收向牆內，恐防挂在外面，有人瞧見，又可以隨着尾他踪跡，故收了進來，以此爲常。如霞看見，曉得任生已自進來了，忙來回覆道：「任先生進來過了，不到夫人處，却在那里？」黛玉夫人想了一想，笑道：「這等有人剪着綵去也。」瑤月夫人道：「料想只在這兩個丫頭處。」即着如霞去看。如霞先到餐花房中，見房門閉着，內中寂然。

隨到宜笑房前聽得房內笑聲哈哈床上軋軋震動不住明知是任生在床做事如霞好不口饒急跑來對兩個夫人道果然在他那里正弄得興哩我們快去炒他瑤月夫人道不可不可昨夜他們也不捉破我們今若去炒便是我們不是須要傷了和氣築玉道我正要弄他兩個在裏頭不匡他先自留心已做下了正合我的機謀今夜且不可炒他我與他一個見識絕了明目的出路取笑他慌張一面不怕不做一團瑤月道却是如何築玉道只消叫如霞去把那鞦韆索解將下來幾道了且言已明日出去不得

看他們怎地瞞得我們，如霞道：有理有理，是我們做下這些機關，弄得人進來，怎麼不通知我們一聲，竟自邀截了去，不通不通，手提了燈，一性子跑到後花園，溜上樹去，把索子解了下來，做個抱到房中來，道：解來了，解來了，築月夫人道：藏下了，到明日再處，我們睡休，兩個夫人各自歸房中，寂寂寞寞睡了，正是

一樣玉壺傳漏出，南宮夜短北宮長，

那邊宜笑餐花兩人，樓了任君用，不知怎生狂蕩了，一夜，約了晚間再會，清早打發他起身，出去任君用。

前走宜笑餐花兩人，蓬着頭尾在後邊，悄悄送他同到後花園中，任生照常登梯上樹，早不見了索子，軟梯出牆外去不得，依舊走了下來，道不知那個解去了索子，必是兩位夫人見我不到，知了些風，有些見怪，故意難我，而今怎生別尋根索子，弄出去罷。且笑如道：那裡有這樣粗索，吊得人起，墜得下去的？任君用道：不如等我索性去見見兩位夫人，告個罪，大家商量。餐花姨姨道：只是我們不好意思些，三人正躊躇間，忽見兩位夫人，同了如霞趕到園中來，拍手笑道：你們瞞了我們，幹得好事，怎不教飛了出去，宜笑

姐道：先有人幹過了，我們學樣的餐花道，且不要開口。原說道：大家幫襯，只爲兩位夫人做了我們自家做事，故此我們也打一場偏手，而今不必說了，且將索子出來，放了他出去。築玉夫人大笑道：請問還要放出去做甚麼？既是你知我見，大家有分了，便終日在此，是碍着那个，落得我們成羣合夥，喧閑過日，一齊笑道：姑嫂夫人之言有理。築玉便挽了任生，同衆美步圓內庭中來，從此任生晝夜不出，朝歡暮樂，不是與夫人每並肩疊股，便與姨姐們作對成雙，恣意無休，身體勞憊，思量要歇息一會兒，怎尋得你自在。

沒奈何求放出去兩日，又沒個人宜，各人只將出私錢買下肥甘物件，進去調養他，慮恐李院奴有言，各婆重賞買他口淨，真是無拘無忌，受用過火了，所謂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福過灾生

終有敗日

任生在裏頭快活了一月有餘，忽然一日，外邊傳報進來，說太尉回來了，衆人多在睡夢昏迷之中，還未十分准信，不知太尉立時就到府門院門，豁然大開，衆人慌了手脚，連忙着兩個送任生出後花園，叫他越牆出去，任生上得牆頭，見下人忙把梯子搬過口。

徑叫道快下去快下去，不顧死活，沒頭的奔了轉來。那時多着了忙，那會仔細，竟不想不曾繫得鞦韆索。子却是下去不得，這邊沒了梯子，又下來不得，想道：有人撞見，煞是利害，欲待奮身跳出，爭奈淘虛的身子，手脚酸軟，膽氣虛怯，掙着便簌簌的抖，只得騎着牆簷脊上坐着，好似

抵羊觸藩 進退兩難

自古道冤家路兒窄，誰想太尉回來，不問別事，且先要到院中各處牆垣上看有無可疑踪跡。一徑走到後花園來，太尉擡起頭來，早已看見牆頭上有人，此

覺見伯

時任生在高處望下，認得是太尉自來，慌得無計可施，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這叫得兒子掩面，只不就認得是他，却藏不得身子。太尉是奸狡有餘的人，明曉得內院牆垣有甚事，却到得這上頭，畢竟連着間門內的話，恐怕傳播開去，反爲不雅，假意揚聲道：「這牆垣高峻，豈是人走得上去的？那上面有個人，必是甚邪祟，憑附着他了，可尋梯子扶下來，問他端的。」左右從人應聲去，搬張梯子，將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任生明明聽得太尉方纔的說話，心上一計，將錯就錯，只做懵懂，不省人事的一般，任憑衆人扯扯拽拽。

拖至太尉跟前。太尉認一認面龐道：「兀的不是任君用麼？」元何這等模樣，必是着鬼了。任生緊閉雙目，只不開言。太尉叫去神樂觀裡請个法師來救解。太尉的威令，誰敢稽遲？不一刻法師已到。太尉叫他把任生看一番。法師捏鬼道：「是个着邪的，手裏挾了劍口裏哼了幾句咒語，噴了一口淨水，道好了好了。任生果然睜開眼來，道我如何却在這裡？」太尉道：「你方纔怎的來？」任生謊出一段話來，道：「夜來獨坐書房，恍惚之中，有五个錦衣花帽的將軍來說：『要隨他天宮裡去抄寫甚麼。』小生疑他怪樣，抵死不肯。他叫從人扯」

捉騰空而起、小主慌忙吊住樹枝口裡喊道我是太尉爺館賓、你們不得無禮、那些小鬼見說出楊太尉三字便放鬆了手、推跌下來、一時昏迷不省、不知却在太尉面前太尉幾時回來的、這裏是那裏、傍邊人道、你方纔被鬼迷在牆頭上、伏着、是太尉教救下來的、這裏是後花園、太尉道適間所言、還是何神怪法師道、依他說來、是五通神道、見此獨居無伴、作怪求食的、今與小符一紙貼在房中、再將些三牲酒菓安一安神、自然平穩無事、太尉分付當直的、依言而行、送了法師回去、任生扶在館中將息、任生心裏道、

新開天字號一場是非早被瞞過了也任生因是幾時琢喪過度了精神元是虛耗的做這被鬼迷了要將息的名頭在館中調養了十來日終是少年易復漸覺旺相進來見太尉稱謝道不是太尉請法師救治此時不知怎生被神鬼所迷喪了殘生也不見得太尉也自忻然道且喜得平安無事老夫與君用久瀾今又值君用病起安排幾品暢飲一番則个隨命取酒共酌猜枚行令極其歡洽任生隨機應變曲意奉承酒間任生故意說起遇鬼之事要探太尉心上如何但提起太尉便道使君用獨居遇魅原是老夫

不是看實安慰任生心下，以喜道：所做之事，點滴不漏了，只是衆美人幾時能勾再會？此生只好做夢罷了。書房靜夜，常是相思不歇，却見太尉不疑放下了。老大的鬼胎，不擔干繫，自道僥倖了，豈知太尉有心，從牆頭上見了任生，已瞧科了九分在肚裡，及到築玉夫人房中，不想那條做軟梯的索子，自那夜取笑，將來堆在壁間，終日喧闐，已此忘了，一時不曾藏得過。被太尉看在眼裡，料道此物正是接引人進來的東西了，即將如霞拷問，如霞吃苦不過，一一招出，太尉又各處查訪，從頭徹尾的事，無一不明白了，却只

毫不發覺出來。待那任生一如平時。寧可加厚些。正是

腹中懷劍、

笑裡藏刀、

撩他虎口、

怎得開交、

一日太尉召任生喫酒。直引至內書房中。歡飲多時。喚兩個歌姬出來唱曲。輪番勸酒。任生見了歌姬。不覺想起內裡相交過的這幾位來。心事悶快。只是吃酒。被灌得酩酊大醉。太尉起身走了進去。歌姬也隨時進來了。只留下任生。正在椅子上打盹。忽然四五個壯士。走到面前。不絲分說。將任生綑縛起來。任生

此時醉中不知好歹、口裡胡言亂語、沒个清頭、早被衆人擡放一張臥榻上、一个壯士、拔出風也似一把快刀來、任生此時正是

命如五鼓、脚山月、身似三更油盡燈

看官、你道若是要結果任生性命、這也是太尉家慣做的事、況且任生造下罪業不小、除之亦不爲過、何必將酒誘他在內室了、然後動手、元來不是殺他、那處法實是希罕、只見掣刀的壯士、褪下任生腰褲、將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右手腕的一刀割下、隨即剔出雙腎、任生昏夢之中、叫聲阿呀、痛極暈絕、那壯士

即將神効止疼生肌的敷藥敷在傷處放了任生細
縛緊閉房門而出這幾個壯士是誰乃是平日內裡
所用閹工專與內相淨身的太尉怪任生淫污了他
的姬妾又平日喜歡他知趣着人不要徑自除他故
此分付這些閹工把來閹割了因是閹割的見不得
風故引入內裡客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蠶室正是此
意太尉又分付如法調治他不得傷命飲食之類務
要加意任生疼得十死九生還虧調理有方得以不
死明知太尉洞曉前事下此毒手忍氣吞聲沒處申
訴且喜留得性命過了十來日勉強掙扎起來討些

湯來洗面，但見下頰上，微微幾莖髭鬚，盡脫在盆內。急取鏡來照時，儼然成了一個太監之相。看那小肚之下，結起一個大疤，這一條行淫之具，已丟向東洋大海裡去了。任生摸了一摸淚如雨下，有詩爲証：

昔日花叢多快樂，今朝獨坐悶無聊。
始知裙帶寄衣食，也要生來有福消。

任君引自被閹割之後，楊太尉見了，便帶笑容，越加待得他殷勤。索性時時引他到內室中，與妻妾雜坐宴飲，耍笑。蓋爲他身無此物，不必顧忌，正好把來做玩笑之具了。起初正月，第五等人，凡與他有一手者，

時時說起舊情、還十分憐念他、却而今沒蛇得弄、中
看不中吃、要來無幹、任生對這些舊人道、自太尉歸
來、我只道今生與你們永無相會之日了、豈知今日
時時可以相會、却做了个無用之物、空嚙唾津、可憐
可憐、自此任生十日、到有九日、在太尉內院、希得出
外、又嫌頭淨聲、嫌太尉時時臉、怕見熟人、一發不敢到
街上閒走、平時極往來得密的方務德、也有半年不
見他面、務德曾到太尉府中探問、乃太尉分付過帳、
盡說道他死了、一日太尉帶了姬妾、出游相國寺、任
生隨在裡頭、偶然獨自走至大悲閣下、恰恰與方務

德撞見務德看去模樣雖像任生却已臉皮改變又聞得有已死之說心裡躊躇不敢上前相認走了開去任生却認得是務德不差連忙呼道務德務德你爲何不認我故人了務德方曉得真是任生走來相揖任生一見故友手握着手不覺嗚咽流淚務德問他許久不見及有甚傷心之事任生道小弟不才遭變一言難盡遂把前後始末之事細述一遍道一時狂興豈知受禍如此痛哭不止務德道王德語你受用太過故折壽至此已成往事不必追悔今後只宜出來相尋同輩消遣過日任生道可爾復與友朋相見貪戀

餘生苟延旦夕罷了、務德大加嗟嘆而別、後來打聽
任生鬱鬱不快、不久竟死于太尉府中、這是行淫的
結果、方務德每見少年好色之人、即舉任君用之事
以爲戒、看官聽說、那血氣未定後生們、固當謹慎、就
是太尉雖然下這等毒手、畢竟心愛姬妾、被他弄過
了、此亦是富貴人多蓄婦女之鑒、

堪笑鼎重一肉具、

喜者奪來怒削去、

寄語少年漁色人、

大身勿受小身累、

又一詩笑楊太尉云、

削去淫根淫已過、

尚留殘質共婆娑、

譬如宮女尋奄尹

一、梳多情奈若何

二、判拍案驚奇卷之三

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五

錯調情賈母言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婦女輕自縊

就裏別貞淫

詩曰

若非能審處

枉自命歸陰

話

說婦人短見，往往沒奈何了，便自輕。

生所出，羅

之

事性婦人極多，然有成得有用的，有

枉得沒用的。

湖

廣黃州蘄水縣有一個女子陳氏，年

十四歲，與

周世文爲妻。世文年紀更小，似陳氏兩歲，未知房室

之事。其母馬氏是個寡婦，却是好風月淫瀾之人，先

與姦夫蔡鳳鳴私通，後來索性替他入室，作做晚夫，

慾心未足、還要喫一看二、有個方外僧、人性凡善、能養龜、廣有春方也、與他搭上了、蔡鳳鳴正要學些抽添之法、借些藥力、幫襯、並不喫醋、燃酸、反與僧人一路宣淫、曉夜無度、有那媳婦陳氏在面前走動、一來碍眼、二來也帶些羞慙、要一網兜他、在裏頭況且馬氏中年了、那兩個姦夫、見了少艾女子、分外動火、已不得到一到手、三人合作、百計來哄誘他、陳氏只是不從、婆婆馬氏怪他、不肯學樣、羞他道、看你獨造了貞節牌坊不成、先是毒罵、漸加痛打、蔡鳳鳴假意旁邊相勸、便就捏捏撮撮撩撥他、陳氏一頭受打、一頭

口裏亂罵鳳鳴道：「縣婆婆自打，不干你這野賊事，不要你來勸得。」婆婆道：「不知好歹的賤貨，必要打你肯順隨了纔住。」陳氏道：「擗得打死，決難從命。」蔡鳳鳴越勢抱住道：「乖乖，偏要你從命，不捨得打你。」馬氏也來相幫，扯袴擎腿，強要奸他。怎當得陳氏亂顛亂滾，兩個人用力，只好抵得他身子住。那裏有閑空，蔡得着道兒行淫，原來世間強姦之說，元是說不通的。落得馬氏費壞了些氣力，恨毒不過，狠打了一場纔罷。陳氏受這一番作踐，氣忿不過，跑回到自己家裏，哭訴父親陳東陽。那陳東陽是市井小人，不曉道理的。

女子以順
爲正此意
即可斷類
乎

不指望幫助女兒，反說道：「不該逆着婆婆，凡事隨順些，自不討打。」陳氏曉得分理不清的，走了轉來，一心只要自盡。家裏還有一個太婆，年紀八十五了，最是疼他的。陳氏對太婆道：「媳婦做不得這樣狗彘的事，尋一條死路罷，不得伏侍你老人家了，却是我決不空死。」我決來要兩個同去。太婆道：「我曉得你是個守志的女子，不肯跟他們狐做，却是人身難得，快不要起這念樣頭。」陳氏主意已定，恐怕太婆老人家婆兒氣，又或者來防閑着他，假意道：「既是太婆勸我，我只得且忍着過去。」是夜在房，竟自縊死，死得兩日。馬氏

晚間取湯澡洗、正要上床、與蔡鳳鳴快活、忽然一陣
冷風過處、見陳氏拖出舌頭尺餘、當面走來、叫聲不
好了、媳婦來了、嚇然倒地、叫喚不醒、蔡鳳鳴看見嚇
得魂不附體、連夜逃走、英山地方、思要躲過、不想心
慌不擇路、走脫了力、次日發寒發熱、口發譫語、不上
幾日也死了、眼見得必是陳氏活拿了去、此時是六
月天氣、起初陳氏死時、婆婆恨他、不曾收殮、今見顯
報如此、隣里喧傳、爭到周家來看、那陳氏停屍在低
簷草屋中、烈日炎蒸、面色如生、豪不變動、說起他死
得可憐、無不垂淚、又見惡姑姦夫俱死、又無不相爭

稱快有許多好事儒生爲文的爲文作傳的作傳備了牲禮多來祭奠呈明上司替他立起祠堂後來察院采風奏知朝廷建坊旌表爲烈婦果應着馬氏獨造牌坊之識這個縊死可不是死得有用的了。

蓮花出水

不染泥淤

均之一死

唾罵在姑

湖廣又有承天府景陵縣一個人家有姑嫂兩人姑未嫁出嫂也未成房尚多是女子共居一个小樓上樓後有別家房屋一所被火焚過餘下一塊老大空地積久爲人堆聚糞穢之場因此樓牆後窻直見街

女子官
事託宅具

道二女開空，就到窻邊看街上行人。往來光景，有降家一個學生，朝夕在這街上經過，貌甚韶秀。二女年俱二八，情慾已動，見了多次，未免妄想起來，便兩相私語道：「這個標緻小官，不知是那一家，若得與他同宿一晚，死也甘心。」正說話間，恰好有個賣糖的小厮，喚做四兒，敲着鑼，在那里後頭走來。姑嫂兩人多是與他賣糖厮熟的，樓窻內把手一招，四兒就挑着担，走轉向前門來，叫道：「姑娘們買糖。」姑嫂多走下樓來，與他買了些糖，便對他道：「我問你一句說話，方才在你前頭走的小官，是那一家？」四兒道：「是那家。」

得齊整的麼。二女道：正是。四兒道：這個是錢朝奉家哥子。二女道：爲何日日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四兒道：他到學堂中去讀書。姑娘問他怎的。二女笑道：不怎的。我們看見問問着。四兒年紀雖小，到是點頭會意的人。曉得二女有些心動，便道：姑娘喜歡這哥子。我替你們傳情，叫他來耍耍。何如。二女有些羞縮，多紅了臉。半晌方纔道：你怎麼叫得他來。四兒道：這哥子在書房中，我時常挑担去賣糖，極是熟的。他心性好不風月，說了兩位姑娘好情。他巴不得在裏頭的。只是門前不好來得，却怎麼處。二女笑道：只他肯來。

其合該
一
即遇
其
其

我自有處。四兒道：包管我去約得來。二女就在汗巾裏解下一串錢來，遞與四兒道：與你買菜子吃。煩你去約他一約，只叫他在後邊糞場上，走到樓窻下來。我們在樓上窻裏，拋下一個布兜兜他上來，就是。四兒道：這等我去說與他知道了，討了回音來，復兩位姑娘，三個多是孩子家，不知甚麼利害，歡歡喜喜各自散去。四兒走到書房來尋錢小官，撞着他不在書房，不曾說得。走來回復把鑼敲得響。二女即出來問。四兒便說未得見他的話。二女苦央他再去一番。千萬等個回信。四兒去了一會，又走來道：偏生今日他

不在書房中，待走到他家裏去與他說。二女又千叮萬囑道：「不可忘了。」似此來去了兩番。對門有一個老兒，姓程，年紀七十來歲，終日坐在門前，一隻櫬上，矇着雙眼，看人往來。見那賣糖的四兒在對門這家去了，又來，頻敲糖鑼。那裏頭兩個女人，但是敲鑼，就走出來與他交頭。孩耳想道：「若只是買糖一次便了，爲何這等藤纏裏頭必有緣故？」跟着四兒到僻淨處，便一把扯住問道：「對門這兩個女兒，托你做些甚麼私事？你實對我說了。」我與你菓兒吃。四兒道：「不做甚麼事。」程老兒道：「你不說，我只不放你。」四兒道：「老人家

休纏我，我自要去尋錢家小哥。程老兒道：想是他兩個與那小官有情，故此叫你去麼？四兒被纏不過，只得把實情說了。程老兒帶着笑說道：這等今夜若來，就成事了。四兒道：却不怎的？程老兒笑嘻嘻的扯着四兒道：好對你老而不死說，作成了我罷。四兒拍手大笑道：他是女兒家，喜歡他小官，要你老人家做甚麼？程老兒道：我老則老，興趣還高。我黑夜裏，坐在布兜內，上去了，不怕他們推了我出來。那時臨老入花叢，我之願也。四兒道：這是我哄他兩個了，我做不得這事。程老兒道：你若依着我，我明日與你一件衣服穿，若不依

我民去對他家家王說，還要拿你這小猴子去擺佈哩。四兒有些着忙了道：「老爹爹果有此意，只要重賞我，我便假說是錢小官，送了你上樓罷。」程老兒便伸手腰間錢袋內，摸出一塊銀子來，約有一錢五六分重，遞與四兒道：「你且先拿了這些，須去明日再與你衣服。」四兒千歡萬喜，果然不到錢家去，竟謊一個謊，走來回復二女道：「謊與錢小官了。」等天黑就來，二女喜之不勝，停當了布疋等他。一團春興，誰知程老兒老不識死，想要剪絳，四兒走來回了他話，他就猷猷等着日晚，家裏人叫他進去吃晚飯，他回說：「我今

夜有夜宵主人不來吃了，磕磕撞撞，撞到煮場邊來，走至樓窻下面，咳嗽一聲，時已天黑，不辨色了，兩女聽得人聲，向窻外一看，但見黑魃魃一個人影，料道是那話來了，急把布來每人捏緊了一頭，放將中股下去，程老兒見布下來了，即跪在屁股上坐好，樓上見布中已重，知是有人，扯將起去，那程老兒老年的，身軀乾枯，苦不甚重，二女趁着與高同力一扯，扯到窻邊，正要伸手扶他，樓中火光照出窻外，却是一個白頭老人，吃了一驚，手臂索軟，布扯不牢，一個失手，程老兒早已頭輕腳重，跌下去了，二女慌忙把布

收進顧篤篤的關了樓窗，一場掃興，不在話下。次日
程老兒家見家主夜曉不回，又不知在那一家宿了，
分頭去親眷家問，沒个踪跡，忽見糞場牆邊，一個人
死在那裏，認着衣服，正是程翁，報至家裏，兒子每來
看着，不知其詳，只道是老人家腳蹉，自跌死了的，一
齊哭着，扛槥回去，一面開喪入殮，家裏嚷做一堆，那
賣糖的四兒，還不曉得緣故，指望討夜來信息，希冀
衣服莽莽走來，聽見裏面聲喧，進去看看，只見程老
兒直挺挺的，倘在板上，心裏明知是昨夜做出來的，
不勝傷感，點頭嘆息，程家人看見了道：「昨夜晚上，

吃晚飯時正見王翁同這個小廝在那裡唧噥些甚麼想是牽他到那處去今日却死在牆邊那廂又不是街路死得蹺蹊這小廝必定知情衆人齊來一把拿住道你不實說活活打死你纔住四兒慌了只得把昨日的事一一說了道我只曉得這些緣故以後去到那裡怎麼死了我實不知程家兒子們聽了這話道雖是我家老子老沒志氣牽頭是你這條性命斷送在你身上干休不得就把四兒縛住送到官司告哩四兒到官把首尾一五一五說了事情干連着二女免不得出牌行提二女見說曉得要出醜了嫌

雙縊死樓上，只爲一時沒正經，不曾做得一點事，葬送了三條性命。這個縊死，可不是死得沒用的了。

二美屬目

睖睖戀童

老翁夙孽

彼此兇終

小子而今說一個縊死的，只因一弔到弔出許多妙事來，正是

失馬未爲禍

其間自有緣

不因俱錯認

怎得兩團圓

話說吳淞地方有一个小官人，姓孫，也是儒家子弟，年方十七，姿容甚美，隔隣三四家，有一寡婦姓方，嫁

與賈家先年其夫亡故止生得一個女兒名喚閨娘也是十七歲貌美出群只因家無男子止是娘女兩個過活顧得一個禿小廝使喚無人少力免不得出頭露面隣舍家个个看見的人人稱羨孫小官自是讀書之人又年紀相當時時撞着兩下眉來眼去各自有心只是方媽媽做人刁鑽心性兇暴不是好惹的人拘管女兒甚是嚴緊日裡只在面前未晚就收拾女兒到房裡去了雖是賈閨娘有這個孫郎在肚裡只好空自嚙唾孫小官恰像經布一般不時往來他門首只弄得个眼熟再無便處下手幸喜得方媽

共讀故且
可念

媽見了孫小官、心裡也自愛他一分的時常留他吃茶、與他閑話、笑做通家子弟、還得頻來走走、捉空與閨娘說得句把話、閨娘恐怕娘疑心、也不敢十分攪攪似此多時、孫小官心痒難熬、沒個計策、一日賈閨娘穿了淡紅褂子、在窗前刺繡、孫小官走來、看見無人、便又把語言挑他、賈閨娘提防娘瞧着、只不答應、孫小官不離左右的、惹了好兩次、賈閨娘只怕露出破綻、輕輕的道、青天白日、只管人面前來見做甚麼、孫小官聽得只得走了去、思量道、適間所言、甚爲有意、教我青天白日不要來見、敢是要我夜晚些來、或

有个機會也不見得等到傍晚又却來賈家門首呆
呆立着見賈家門已關了忽聽得呀的一響開將出
來孫小官未知是那個且畧把身子褪後望把門開
處走出一個人來影影看去正是着淡紅掛子的孫
小官喜得了不得連忙尾來只見走入坑廁裡去了
孫小官也跳進去攔腰抱住道親親姐姐我被你想
殺了你叫我日裡不要來今已晚了你怎生打發我
那個人啐了一口道小入娘賊你認做那個哩元來
不是賈閨娘是他母親方媽媽爲晚了到坑廁上收
拾馬子因是女兒換下掛子在那里他就穿了出來

孫小官一心想着賈閨娘，又見衣服是日裡的打扮，
娘女們身分必定有些虧像，眼花撩亂，認錯了，直等
聽得聲音，方知是差訛，打個失驚，不要命的一道煙
跑了去。方媽媽吃了一場沒意思，氣得顫抖抖的，提
了馬子回來，想着道：「適才小猢猻的言語，甚有蹊蹊，
必是女兒與他做下了，有甚麼約會，認錯了我，故作
此行徑，不必說得，一忿之氣，走進房來對女兒道：『孫
家小猢猻在外頭，叫你快出去。』賈閨娘不知一些清
頭，說道：『甚麼？孫家李家却來叫我？』方媽媽道：『你這臭
淫婦，約他來的，還要假撇清。』賈閨娘叫起屈來道：『那

里談起我好舅舅坐在這里，却與誰有約來，把這等話，賁污我方媽媽道：方纔我走出去，那小胡孫急急趕來，口口叫姐姐，不是認做了你這臭淫婦麼？做了這樣醜人，不如死了罷。賈閨娘沒口得分剖，大哭道：可不是冤殺我，我那知他這些事！鮓來，方媽媽道：你渾身是口，也洗不清。平日不調得喉慣，沒些事，鮓他怎敢來動手動腳？方媽媽平日本是難相處的人，就碎聒得一個不了不休。賈閨娘欲待辨來，往常心裡本是有他的虛心病，說不出強話，欲待不辨來，其實不曾與他有勾當，委是冤屈。思量一轉，淚如泉湧。

道以此一番防範越嚴，他走來也無面目。這因緣料不能勾了。況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腌臢，不如死了，與他結個來生緣罷。哭了半夜，越着方媽媽炒罵興闌，精神疲倦，昏昏熟睡，輕輕床上起來，將束腰的汗巾，懸梁高弔，正是

未得野鴛交頸

且做羚羊挂角

且說方媽媽一覺睡醒，天已大明，口裡還咩咩叨叨，說昨夜的事，帶着罵道：「只會引老公招漢子。這時候還不起來，挺着屍做甚麼？」一頭碎聒，一頭穿衣服，靜悄悄不見有人聲響，嘆道：「索性不見，則聲還嫌我做。」

娘的多嘴哩，夾着氣，盪跳下床來，擡頭一看，正見女兒挂着，好似打鞦韆的模樣，叫聲不好了，連忙解了下來，早已滿口白沫，鼻下無氣了。方媽媽又驚又苦，又懊悔，一面抱來放倒在床上，捶胸跌脚的哭起來，哭了一會，狠的一聲道：「這多是孫家那小八娘賊害了他性命，更待干罷，必要尋他來抵償。」出這口氣，又想到：「若是小八娘賊，得知了這個消息，必定躲過我，且趁着未張揚時，去賺得他來，留住了，當官告他，不怕他飛到天外去，忙叫禿小廝來，不與他說明，只教去請孫小官來講話。」孫小官正想着昨夜之事，好生

沒意思，聞知方媽媽請他，一發心裏縮縮朒朒起來。道：怎到反來請我？我怕要發作我麼？却又平日往來的，不好推辭得，只得含着些羞慚之色，隨着禿小廝來到，見了方媽媽。方媽媽撮起笑容來，道：「小哥哥夜來好莽撞，敢是認做我小女麼？」孫小官面孔通紅，半晌不敢答應。方媽媽道：「吾家與你家門當戶對，你若喜歡着我女兒，只消明對我說，一絲爲定，便可成事。何必做那鼠竊狗偷沒道理的勾當？」孫小官聽了這一片好言，不知是訛喜之不勝，道：「多蒙媽媽厚情，待小子去備些薄意，央个媒人來說。」方媽媽道：「這個且

從容我既以口許了你，你且進房來與小女相會一
相會再去央媒也。未遲。孫小官正像尼姑巷裡賣卵
袋巴，不得要的。歡天喜地，隨了方媽媽進去。方媽媽
到得房門邊，推他一把道：「在這裡頭，你自進去。」孫小
官冒冒失失，踉蹌進了房。方媽媽隨把房門拽上了，
鏗的一聲，下了鎖，隔着板障大聲罵道：「孫家小猢猻，
聽着，你害我女兒死了，今挺屍在床上，交付你看
守着。我到官去告你，因奸致死，看你活得成，活不成。
孫小官初時見開了門，正有些慌忙道：「不知何意及
聽得這些說話，方曉得是方媽媽因女兒死了，賺他

來討命看那床上果有个死人，備着老大驚惶，却是門兒已鎖，要出去又無別路，在裏頭哀告道：「媽媽，是我不是，且不要經官，放我出來再商量着。」門外悄沒有人應。元來方媽媽叫禿小廝跟着已去告訴了地方，到縣間遞狀去了。孫小官自是小小年紀，不曾驚過甚麼事，見了這個光景，豈不慌怕，思量道：「弄出這人命事來，非同小可。我這番定是死了，嘆口氣道：『就死也罷，只是我雖承姐姐顧盼好情，不曾沾得半分實味。今却爲我而死，我免不得一死償他。無端的兩條性命，可不是前緣前世欠下的業債麼？』」看着賈

難爲情

娘屍骸不覺傷心大。天道我的姐姐。昨日還是活潑。潑與我說話的。怎今日就是這樣了。却害着我。正傷感間。一眼覷那賈母娘時。

雙眸雖閉。一貌猶生。奶奶腰肢如不舞的。迎風楊柳。亭亭。肱態像不動的。出水芙蓉。宛然美女。獨眠時。只少才郎同伴宿。

孫小官見賈母娘顏面如生。可憐可愛。將自己的臉。偎着他臉上。又把口嗚嚶一番。將手去摸摸肌膚。身軀還是和軟的。不覺興動起來。心裏想道。生前不曾沾着滋味。今旁無一人。落得任我所爲。我且解他的。

事固奇而
此時之想
亦奇

衣服開來，雖是死的，也弄他一下，還此心願，不枉把性命賒他。就揭開了外邊衫子，與裙子，把褲子解了，帶扭，褪將下來，露出雪白也似兩腿，看那牝處，尚自光潔無毛，真是

陰溝泥升。

火齊欲吐。

兩腿中間，兀自氣騰騰的。孫小官按不住，慾心如火，騰的跳上身去，分開兩股，將鐵一般硬的玉莖，對着牝門，用些唾津潤了，美將進去，抽拽起來，嘴對着嘴，恣意親哩。只見賈閨娘口鼻中漸漸有些氣息，喉中咯咯聲響。元來起初放下時，被汗巾勒住了氣，一時

不得回轉、心頭溫、原不曾成、方媽媽性子不好、一
看見死了、就耐不得、只思報仇害人、一下子奔了出
去、不曾仔細解救、今得孫小官在身、身上騰那氣、便
活動、口鼻之間、又接着真陽之氣、懨懨的甦醒轉來、
孫小官見有些奇異、反驚得不敢胡動、跳下身來、忙
把賈閨娘欵欵扶起、閨娘得這一起、胸口痰落、忽地
叫聲哎呀、早把雙眼朦朧閃開、看見是孫小官扶着
他、便道我莫不是夢裡麼、孫小官道、姐姐你險些害
殺我也、閨娘道我媽媽在那裡了、你到得這裡、孫小
官道、你家媽媽道你死了、哄我到此、反鎖着門、當官

與天假之
數也

告我去了，不想姐姐却得重醒轉來，而今媽媽未來房門又鎖得好好的，可不是天叫我兩個成就好事了。閨娘道：昨夜受媽媽炒晒不過，揀着性命，誰知今日重活，又得見哥哥在此，只當另是一世人了。孫小官抱住，要雲雨，閨娘羞阻道：媽媽昨日沒些事，尚且百般醜罵，若今日知道與哥哥有些甚麼一發了不得。孫小官道：這是你媽媽自家請我上門的，賴不得別人。況且姐姐你適纔未醒之時，我也幾做過點點事了，而今不必推掉得。閨娘見說，自看身勢，也纔覺得裙袴俱開，陰中生楚，已知着了他的手，只是

是心愛的人，存何、不、情、愿，只、算、任、憑、他、舞、弄、孫、小、官、重、整、旗、槍、兩、下、交、戰、起、來、

一個朦朧初醒，一個熱鬧重興，烈火乾柴，正是相逢對手，疾風暴雨，還饒未慣，嬌姿不怕，隔垣聽喜，的是房門靜閉，何須牽線，合妙在那，覷面成交，雨意濃時，好似渴中新得水，一番樂處，真爲死去再還魂。

兩人無拘無管，盡情盡意，樂了一番，閨娘道：你道媽回家來見了，却怎麼？孫小官道：我兩人已成了事，你媽媽來家，推也推我，不出去，怕他怎麼？誰叫他媽

着你我在這裡的兩人情投意合，愛無盡，也只讓
媽媽就來，誰知到了天晚，還不見回。閨娘自在房裡
取着火種，到廚房中做飯，與孫小官吃。孫小官也還
着相幫動手，已宛然似夫妻一般。至晚，媽媽竟不來
家。兩人索性放開肚腸，一床一卧，相偎相抱，睡下，自
不見有這樣湊趣幫襯的事。那怕方媽媽住在外邊，
過了年回來，這廂不題。且說方媽媽這日哄着孫小
官鎖禁在房了，一徑到縣前來叩屈。縣官喚進審問，
方媽媽口訴因奸致死人命事情。縣官不信道：你們
吳中風俗不好，婦女刁潑，必是你女兒病死了，想要

衙門人皆
兩人之恩
人也

圖賴隣里的方媽媽說女兒不從繼承奸夫現獲在
家、只求差人押小婦人到家便可扭來登堂究問、如
有虛誣、情愿受罪、縣官見他說得的確、纔叫个吏典
將紙筆責了口詞、准發該房出牌行拘、方媽媽終是
个女流、被衙門中刁難、要長要短的、計得不耐煩、纔
與他差得个差人出來、差人又一時不肯起身、藤纏
着要錢、羈絆住身子、轉眼已是兩三日、方得回了差
人來到自家門首、方媽媽心裏道、不誑一出門、擔閣
了這些時、那小猢猻不要說急死、餓也該餓得零丁、
了先請公差到堂屋裡坐下一面、將了鑰匙去開房

說得精

門只聽得裡邊笑語聲響心下疑惑道這小糊獠在裡頭却和那個說話忙開進去撞眼看時只見兩個人並肩而坐正在那裡知心知意的商量方媽媽驚得把雙眼一擦看着女兒道你幾時又活了孫小官笑道多承把一個死令愛交我相伴而今我設法一個活令愛還了這個人是我的了方媽媽呆了半晌開口不得思量沒收場只得拗曲作直說道誰叫你私下通奸我已告在官了孫小官道我不曾通奸是你鎖我在房裡的當官我也不怕方媽媽正有些沒擺佈處心下躊躇早亡了支分公差外邊公差每焦

燥道怎麼進去不出來了，打發我們回復官人去，方媽媽只得走出來，把實情告訴公差道：起初小女實是嚇死了，故此告這狀，不想小女仍復得活，而今怎生去回得官人便好？公差變起臉來道：「國大的天憑你掇出掇入的，人命重情，告了狀，又說是不死，你家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誰教你告這樣謊狀？」方媽媽道：「人命不實，姦情是真，我也不爲虛情，有煩替我帶人到官，我自會說，就把孫小官交付與公差。」孫小官道：「我須不是自家走來的，況且人又不曾死，不犯甚麼事，要我到官？何幹？」公差道：「這不是這樣說，你牌上書

名有理沒理、你自見官分辯、不干我們事、我們來一
番、須與我們差使錢去、孫小官道、我身子被這裡媽
媽鎖住、餓了幾日、而今擦得見官、那裡有使用、但憑
媽媽怎樣罷了、當下方媽媽反輸一帖、只得安排酒
飯、款待了公差、公差還要連閨娘帶去、方媽媽求免
女兒出官、公差道、起初說是死的、也少不得要相驗
屍首、而今是個活的、怎好不見得官、賈閨娘聞知、設
道果要出醢、我不如仍舊縊死了罷、方媽媽沒奈何、
苦苦央及公差、公差做好做歉了一番、又送了東西、
公差方肯任手、只帶了孫小官同原告方媽媽到官、

回復縣官先叫方媽媽問道你且說女兒怎麼樣死的方媽媽因是女兒不曾死頭一句就不好答應只得說爺爺女兒其實不曾死縣官道不灰怎生就告人因奸致死方媽媽道起初告狀時節是死的爺爺准得狀回去不想又活了縣官道有這樣胡說原說吳下婦人又多是一派虛情人不曾死就告人命好打方媽媽道人雖不灰姦情寔是有的小婦人現獲正身在此縣官就叫孫小官上去問道方氏告你姦情是怎麼說孫小官道小人委實不曾有姦縣官道你方纔是那里拿出來的孫小官道在賈家房裡縣

官道可知是行姦被獲了。孫小官道：「小人是方氏騙去鎖在房裡，非小人自去的。如何？」小人行姦縣官又問方媽媽道：「你如何騙他到家？」方媽媽道：「他與小婦人女兒有奸，小婦人知道了，罵了女兒一場。女兒當夜縊死，所以小婦人哄他到家鎖住了，特來告狀。」及至小婦人到得家裡，不想女兒已活，雙雙的住在房裡了。幾日，這姦情一發，不消說起了。孫小官道：「小人与賈家女兒隣居，自幼相識，原不曾有一些甚麼事。不知方氏與女兒有何話說，却致女兒上弔。」道是女兒死了，把小人哄到家裡，一把鎖鎖住。小人並不

知其繇及至小人慌了，看看女兒屍首時，女兒忽然睜開雙目，依然活在床上。此時小人出來又出來，不得便做小人是柳下惠魯男子時也。只索同這女兒住在裡頭了，不誑一住就是兩三日，却來拿小人到官。這不是小人自家走進去，住在裡頭的，須怪小人不得。望爺爺詳情，縣官見說了，笑將起來道：「這說的，是真話，只是女兒今雖不來，起初自縊，必有隱情。」孫小官道：「這是他娘女自有相爭，小人却不知道。」縣官叫方氏起來問道：「且說你女兒爲何自縊？」方媽媽道：「方纔說過，是與孫某有姦了。」縣官道：「怎見得他有姦？」

拏姦要雙，你曾拏得他着麼？方媽媽道：「他把小婦人認做了女兒，起來把言語調戲，所以疑心他有姦。」縣官笑道：「疑心有姦，怎麼笑得奸？以前反未必有這事，是你疑錯了。」以後再活轉來同住這兩日夜，這就不可知，却是你白鎖他在房裏，成就他的，此莫非是他的姻緣。況已死得活，世所罕有，當是天意。我看這孩子儀容可觀，說話伶俐，你把女兒嫁了他，這些多不消饒舌了。」方媽媽道：「小婦人原與他無仇，只爲女兒死了，思量沒處出這口氣，要擺佈他。今女兒不成人，小婦人已自悔多告了這狀了，只憑爺爺主張，縣官

大笑道：「你若不出來告狀，女兒與女婿怎能勾先相會這兩三日，遂援筆判道：

孫郎賈女，貌若年當，疑奸非姪，認死不灰。欲繫其鑽穴之身，反遂夫同衾之樂，似有天意，非屬人爲，宜效綢繆，以消怨曠。

判畢，令吏典讀與方媽媽、孫小官聽了，俱各喜歡，兩兩拜謝而出。孫小官就去擇日行禮，與賈閨娘配爲夫婦。這段姻緣分明在這一弔上成的，有詩爲証：

姻緣分定不須忙，

自有天公作主張，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二刻驚奇

卷三十五

二刻柏紫驚奇卷之三十五終

三

尚友堂